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

宋　朱子　纂集

韓琦　魏國忠獻王

字稚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丞相配享英宗廟庭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

皆賀於殿上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並家傳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胡氏傳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

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抗疏乞出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令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

公論事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行狀

民間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絶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

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熈洽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兹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

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

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録司以示至公從之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减省浮費莫如自宫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藥院内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减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愼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

以至誠將之_{并家傳}

以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税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劒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户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

來更生我也家傳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陜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羌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為可以為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邉

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

康定元年夏𨽻都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内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伐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

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决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為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覘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為然

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
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
遽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
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為餌以
誘我皆無得輙出待其歸且惰也邀擊之而裨將任
福王仲寶狃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
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
大師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

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塞

慶歷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

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於軍中將亦習戰鬬識形勢每出輙有功公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踈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兩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

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並行狀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盖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盖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

公嘆曰非琦所及塵史

公與范公同召拜樞密使副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又與范公仲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堂詩叙其事傳於世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益兵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

於殿廬中猶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富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為忤家傳

公至關陜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邉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哉家傳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

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

行狀

蘇子美輩為進奏院事發仁宗為讒者所惑夜遣中使

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来聞遣官逮京城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上色悔久之（别錄）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邉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論列而同狀攻

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別錄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家傳

徙鎮定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於驕不可使公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恤其孤兒使繼衣廩恩

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鋭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刺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行狀

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時為帥聞之馳入倉羣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懐中米一裹曰琦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㪷約八鐶內地不售一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鐶適皆自

汝扁搖命盡戮十卒於前公凝然不動一軍股栗遺事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於其間行狀

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

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祫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於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為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絶之義擇才臣諳四方寛恤民力籍戸絶田租為廣惠倉以廣賑䘏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於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行狀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
臣莫敢為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上顧曰
後宫一二欲就館卿毋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
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
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澤流至今
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宦官宫妾勢未便中外皆

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盖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猶豫不決䛕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摇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毋遽上頋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敢為天下賀又召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蘘英宗既為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閤哉顧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即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行狀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

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廹更不暇置内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曰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上以英宗為言公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昪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昪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昪退

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遺事

英宗初為皇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為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馬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遺事

英宗即位已數月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内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

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并别録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卧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 别録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悦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

臣亦心惑之公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宫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揺妄傳語言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顧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

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家傳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宮

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而吴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別錄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

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頤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巳解太后不乆即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閲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囬矣即連賛成之後數日批出

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徹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類）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若崇奬母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陛下何惜此耶（並別錄）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叅政歐陽脩深

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爾子病母不容之乎慈聖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窩中尋兒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

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黙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熈寧中歐公退居潁上間言及此曰古所謂

社稷臣韓公近之龍川志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畨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為別錄

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宫時司馬温公在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公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溫公撰祠堂記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大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

相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邪公乃條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燕談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阼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誥名之則

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
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
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
嘆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與人行狀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朝
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
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為皇太子公曰太王乃潁
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潁王其

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頷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宫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神宗既即位王陶自東宫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觖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誣上察其奸罷陶言職（行狀）

陶言公不押常朝班為跋扈帝遣近臣以陶言示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為之動出陶知陳州聞見錄

一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家傳

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公為參政凡事該政

今則曰閤集賢該典故則曰閤東廳該文學則曰閤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麈史

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又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燕侍中判相州有衮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遺事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

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

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家傳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隂知時事遂堅請相陛

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問

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

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

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

公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荆公强辯類此公請冊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宫有就閤者公曰後宫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公有以處之矣然荆公當英宗

世屢詔不至實自慊也聞見錄

改判大名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謂非便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删去唯舉大概用偏辭曲說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繆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

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躉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原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

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唐賈公彦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價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鄭康成蓋

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朞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也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

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上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在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原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

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祭政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吕公著亦言青苗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别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逐矣

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家傳

初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行狀

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

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熈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公甍荆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少年之語也聞見錄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

於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来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邪顧上方鋭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別錄

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遺事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㦬悖罵不已令以觧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

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元城語錄

公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彦使幕外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覩忠彦貌類父否

或對曰頗類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王興功遽以告

忠彥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

留守則名於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

在此故特名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其下曰此韓侍

中境無多需索也行狀

熈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

請遣使分畫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

手詔問以計策公䟽曰臣覩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

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覬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戕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溏濼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

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益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

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蹈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

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邉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

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罷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粮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来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

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富文曾皆舉不與之論時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以筆畫其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言哉聞見錄

初為館職所與遊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二公時有爭喧公安坐幕中閲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氣度耶公和顏謝之及公為樞副石介有慶歴盛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

如勃後為相歐陽永叔作晝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家傳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遺事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

天下以為名言歐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公為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史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遺事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別錄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同上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

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並遺事

公言慶歷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並別錄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遺事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於公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並別錄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棹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

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
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
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公寛
厚不已遺事

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
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
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
矣軍中感服別錄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行狀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輙漏其語閒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家傳

有問公郭逵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

琦力始英宗欲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一黥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為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論議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粗勝質遂然之遺事

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別錄

公平日奬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黒白

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

面入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遺事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摘晉公何事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鵰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遺事

公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須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遺事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潞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彦博豈敢望韓公韓公地位别彦博則有些麄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_{並遺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合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巳雖不欲獨不思所部百萬生靈邪

别録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

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談叢

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繁辭為孔氏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別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寤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遺事

石守道作慶歴詩忠邪太明白公與范公適自陜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別錄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並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虚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别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

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謂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頼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歛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別錄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用

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出於有心也遺事

公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遒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其為人行狀

崔公孺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

為民害可乎公嚴憚之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録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上蔡語録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宋 朱子 纂集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彦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配享神宗廟庭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人追

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蘇內翰撰神道碑

寶元初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

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言夏守彬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撤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悔之

元昊寇鄜延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亾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夏守彬為陜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彬已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

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

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並蘇内翰撰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内廷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安道為諫官再以䟽論列皆中留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公始安道見吕申公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

之不相喜皆此類龍川志

契丹自晉朝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上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溢邉者三十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又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三年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宰

相以公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輙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邪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北主北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

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北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

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北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增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爾非違約也晉髙祖以盧

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爾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敵大感悟遂欲

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非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乃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

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北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
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
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屈直為
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北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
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
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
事哉公聲色俱厲敵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與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神道碑

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使晏

殊何如殊曰夷簡决不肯為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壻也其忠直如此聞見錄

公力争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溫公日錄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

修上書引顔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事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閨一女卒再受命閨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爾神道碑

熈寧中公罷相鎮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事須禀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

或事有難決幕府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幕府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為不可及公早使強敵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摠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夘退處一郡乎澠水燕談

王拱辰言於仁宗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辱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

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敵情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遼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去筆錄

慶歴三年三月命公為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遂弛敵萬一

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國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侯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北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政杜衍樞密韓琦與公副之歐余王蔡為諫官皆天下之望石介作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

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

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
初石介作詩譽公等而詆竦竦怨之會介以書遺公責以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僞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為兵又萬餘人神道碑

部伯溫曰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至和二年名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得知之謂侍臣歐陽修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神道碑

公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

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人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家塾記

至和間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叚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今行之聞見錄

公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稅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碑

公與魏公同在中書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

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魏公亟令儀鑾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滅族之地之語歐公為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公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忌仁宗累主上耿韓公爾公因辭執

政例遷官䟽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絶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巳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

之薨也公皆不祭吊國史著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

魏公絶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嚮满一殿擲除目榻下

公慨然措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

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

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

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温言公進説猶久之不

已

罷以道富公奏議序

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臣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也邵氏後錄

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久旱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

益畏天戒遠奸邪進忠良上親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並碑）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為應敵之計可也上

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内為先盖是時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熈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彛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陥廉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擣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

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致大漸嗚呼痛哉聞見錄

安石參政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合公稱病求去章數十上上問誰可代卿公薦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何如公亦默然八月以使相判亳州

公在亳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碑

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俯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聞見錄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討之公言海嶠深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擇利

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熈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故叅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會翊日疾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言詔以公為司徒

公為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

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並神道碑

元豐六年公病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

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聞見錄

富公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

内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呂集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歷史云富鄭公治家嚴整子舍女僕咸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來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

中靖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熈寧
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
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卒聞見錄
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
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
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盖潞公與判公
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名自此眷禮復厚矣
聞見錄

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神道碑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氏客語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僇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
劓刵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犬戎謂
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
復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邉
方以寧景德元年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
之在毋秦國寤驚旌旗鸖鴈降格於庭云有天赦巳
而公生天欲赦民公啓其衷遠至燕然南至於河億
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

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蘇內翰碑銘

歐陽修　文忠公

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叅政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

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輙能成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知其賢還朝薦之蘇黄門撰神道碑

公少時從里閭借書讀或抄之抄之未畢而已成誦矣

吴丞相
撰行狀

范文正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閒大
臣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上言
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
州稅公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
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令公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年
來此輩沉黙畏慎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

竈閒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記聞）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辭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行狀）

初范公之貶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

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連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不果也碑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羡餘十萬貫公

請拒之以防刻剝行狀

保州兵亂以公為河北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

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邉州頼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神道碑

富公之議誅亂兵也公時使河北復被命權知鎭州既力沮其議且曰脩至鎭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遺事

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内官王昭明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公遂清脫魏公別錄

公至和初判流内銓小人恐公且大用僞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公遂出公知同州而言者多謂公無罪上亦悟留刋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

闕天下士羣臣未有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歴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神道碑

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閤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

公在翰林日建言讖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宗命

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讖緯之説逐旋寫録奏

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呂氏家塾記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

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險怪知

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

是變而復古

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並神道碑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

聲譽以寛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
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寛簡而事不弛廢者
何也曰以縱為寛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
所謂寛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
以為知言遺事

公為政以鎮静為本明不及察寛不至縱吏民安之墓誌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言者常以國本

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輙留中余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吕誨有疏論述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為可韓公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宫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上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明日奏事因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余等

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令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上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上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既出令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將立為皇子不若正其名命立為皇子緣詔勑降付閤門則得以

堅卧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
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其受不受也韓公力賛之
遂降詔立爲皇子仍更名其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
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所
擇日旁七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上親㸃令封
在中書令上一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内良賤
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
外聞者相賀公奏事錄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而多蓄之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行狀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臣脩奏曰

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非當若從臺諫之言使彼銜冤受屈於理未安然之奏事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又撰濮議四卷

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元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遺事

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事自云脩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閣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其言與脩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蘇氏談訓

英宗之喪歐公於衰絰之下服紫地皁花緊絲袍以入

臨劉庠奏乞貶責上遣使語歐陽公使易之歐陽公拜伏面謝溫公日錄

公長子發娶沖卿之女郎中薛良孺歐陽公之妻族也曩歲坐舉官不當被劾遷延踰南郊赦赦原良孺由是怨之揚言於衆云公有帷簿之醜朝士以濮議故多疾公由是流布遂廣蔣之奇遂以此事劾之仍言某月日彭思永為臣言上以為無是事之奇伏地叩頭固請以其奏付密院於是公與沖卿皆上章自辨

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乃命之奇思永分析皆無以對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脩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反攻脩脩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日錄

蔣之奇彈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

語大臣京師傳以為笑龍川志

公與魏公同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王同朝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當此事耳馬永卿云

嘗獨對奏曰近聞臺諫累奏臣專主濮議上荷陛下保全言者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二相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議事往往面折其短若是奏事時語可知人不喜

也今後少戒此臣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奏事錄

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碑

除判太原府公辭求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尋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已俄詔以本官知蔡州行狀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脩平生名節

為後生描畫畫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倦遊錄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為多在滁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為六一

行狀

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

文事得罪於呂相遠貶三峽流落累年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輙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

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

知頼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遺事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固

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

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為尤多

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刊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

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公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减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

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者也（並遺事）

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墓誌）

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

公父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刑公母韓國夫人以語公

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盖鄭公意也碑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為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公與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史漢一

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遺日因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芸叟集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行狀

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

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見真偽此公與其弟姪家書也東坡集

蘇內翰軾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

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人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歐陽文忠公答李詡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或因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慎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楊之說

皆爲不悖此其大畧也臨岐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
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欲言吾知永叔貽後世之誚
者其在此書矣塵史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
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
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
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龜山語錄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